

旧影重现

那年麦收 那阵温暖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新疆的麦浪翻滚着兵团人的希望。在农九师一六七团二连,夏收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。那一年,一台苏式康拜因收割机在金黄的麦田里突然熄火“趴窝”,急坏了所有人。连长情急之下找来了电工,没想到,这双平日里与电线打交道的手,竟也让这台庞大的机器重新“突突”运转起来。这不仅是一场麦收的接力,更是一次关于成长与肯定的温暖记忆。

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七团二连担任电工。那时连队的农业种植结构比较单一,小麦是主要农作物,每年种植面积都达上万亩。由于收割机械有限,大部分麦子还要靠职工用镰刀收割,一个夏收工作通常要持续两个月,那是一年里最忙的季节,也是大家洒下汗水、辛勤劳动,收获一年希望的时节。

那年夏收,团场特意派来一台苏式康拜因收割机,帮助连队收割麦子。它的到来,提高了小麦收割的进度和质量,也大大减轻了职工们的劳动强度。当时团场的康拜因数量不多,通常只会安排给种植面积大的连队,帮助加快夏收进度。

那天,这台康拜因在麦地里收割了半天后,突然熄火“趴窝”了。操作它的是个新手,刚培训回来不久,面对这庞然大物,他捣鼓了半天也没修好,机器就是发动不起来。大家围着机器,看

着停转的收割机和渐渐低垂的麦穗,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恰在这时,团长来到我们连队检查夏收工作。看到这停滞的局面,他心里也很着急——技术人员一时半会儿赶不到,耽误了收割时间可不是小事。连长见状,赶紧派人把我找来,带着试一试的心态,想看看我能不能修好这台机器。

我平时不仅和电路打交道,对农业机械的原理也比较熟悉。我叫农机手找出说明书,翻看了一阵,心里渐渐有了底。随后便爬上爬下,仔细检查机器的各个部位。最终发现,是机器里的两个火花塞接触不良,导致电路隔断了。我卸下火花塞,用砂纸仔细打磨了几下,再安装上去,又把机器的电路和油路逐一检查调试了一番。

一切妥当后,我让农机手

坐进驾驶室发动。随着一阵轰鸣,康拜因终于恢复了正常,再次“突突”地运转起来,欢快地穿行在金色的麦浪中,继续完成收割任务。

这时,团长微笑着走到我跟前,握着我的手说:“小同志,感谢你修好了康拜因,没耽误收割小麦。你好好工作,肯钻研技术会有前途的。”说完,他还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看到团长主动和我握手,我有些激动,这是我和团长的第一次握手,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,心里立刻温暖起来。凭着修好康拜因这件事,就得到了团长的鼓励,心里十分高兴,也倍感光荣。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好好工作的决心和力量,激励着我向前的信心和勇气。

时至今日,我也没有忘记团长那双热乎乎的大手以及他那番温暖的话语。那次握手,就像一颗种子,在我心里生根发芽,成为我日后工作中不断奋进的动力。 [新疆] 郭建疆

一沓车票 半生归途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大学毕业离开家乡到南方工作,一年一次或两次往返都要坐火车,从那时起,我“保留”了所有车票。

记忆中,我第一次坐火车大约是1992年,当时为了体验火车,特意和同桌小胡从家乡县城绕道黄石,从那里坐到武汉上大学。记得火车票是五块钱,我还第一次买了半价学生票。小胡估计也是第一次坐火车,我俩还没什么感觉火车就到站了。我告诉小胡,这是我父亲当年失之交臂的一次体验火车线路。年轻时,父亲在黄石大冶当矿工,据说一次周末,厂里准备组织工人坐火车去武汉玩,但后来不知为何取消了。后来父亲回家务农了,没想到火车之行成了他一生的遗憾——因为他后来再也没坐过火车。我人生的第一次火车之旅无意中算是代父亲圆了一个梦。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在广州工作后,因为拖拖拉拉,直到父亲去世,我都没有带父亲来广州玩一趟,体验一次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火车梦。

这些粉红色的纸质车票加上个别蓝色硬纸车票,记载了出行的一些事,记载了人生的一些轨迹,但起点和终点大多为生活的城市和家乡。转眼间,纸质车票将成为历史,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。感谢这些小小的卡片,记载着我人生的轨迹。 [广东·广州] 郭新国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273

开始爆破前,举行了简单的开工仪式,梁团长、苏政委、牛幸娃、王永学、金昌浩等团领导都到了现场,三山岛金矿主持工作的张副矿长、三山岛村施老支书、浙江小分队经理范兰亭也应邀出席,每人手持一把系有红绸的镐头或铁锹,象征性地比画几下,算是为开工典了礼。当梁团长宣布“三山岛金矿北风井掘进工程今天正式开工”之后,大家撤到安全地带,静听那阵激动人心的爆炸声响起。剥离层爆破的实施由代理副连长慕古秀、苏明远负责,两人都是矿山掘进中的“老爆破”,但那过去一声声的巨响,惊动的是山神,这次爆破,惊动的是“龙王爷”。龙王爷不会给我们找麻烦吧?两

人心里嘀咕,手中的活就做得更加细致,使爆破一次成功,达到预期目的。两个十多年在一起有着恩恩怨怨的老伙计,也搁置下心中的疙疙瘩瘩,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

做任何事情,开端都只是迈开了第一步,迈开第一步预示着成功,但不一定就能成功,要想完胜,还须付出更大、更多努力,需要锲而不舍的坚持。北风井是三山岛金矿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一条从上往下打的斜井,坡度约27度,设计断面约20平方米,成井要求三型拱,质量要求高,要建成建好,可不是一阵爆破就能解决问题的,更艰难的事还在后头,井巷越往深处打,就越发艰难,但这种艰难是吓不倒革命军人的,勇往直前的斗志和尊重科学精神的完美融合,使这些无畏的战士们有了战胜困难打成巷道的坚定信心。

开工前一周,牛幸娃就带着由五人组成的工作组,入驻十一连,住在十一连几间空置的家属房内,和连队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做施工准备。金昌浩给他推荐的助理工程师王兴昌,他一眼就相中了,这小伙子踏实、肯干,今年才25岁,就完成了三山岛金矿的施工组织方案,光设计图纸就画了数百张,因贡献突出,于1983年底荣立三等功,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可是一棵好苗子呀!牛幸娃发自内心地赞叹。自己从小是个放牛娃,没有文化,但他羡慕喜欢有文化的人,尤其是又有文化又踏实肯干的人。这个从东北工学院采矿系矿井建设专业毕业的河北小伙子,入了牛幸娃的法眼,他在内心里想多方面培养王兴昌,使之更有前途、做出更大贡献。而他在北风井施工中也要借助王兴昌,以弥补自己施工经验丰富而知识和理论方面欠缺的不足,做到互补

互助。他感到自己虽然经验丰富,但是脑筋有些老化了,对有些新情况不怎么适应了。比如,以前搞矿山巷道掘进都是有轨运输,这次三山岛金矿就采用国外新技术,实施无轨掘进和开采了。从原来的“有轨”变成“无轨”,为什么要变,变有什么好处,王兴昌给他解释了半天,他才明白其中道理,但对效率孰高孰低还是半信半疑。看来,将来开矿建矿,更要依赖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懂科技、懂技术的年轻一代了。因此让年轻一代尽快成长起来,便成了自己肩上的一份责任。在组建工作组时,他力排众议,让王兴昌担任副组长,弄得一些人心不高兴,说他“坏了规矩”,但他还是坚持为之,好在工作组是临时设置,并不长期存在,也不加官晋级,个别人有意见,说说也就罢了。

待续